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三

婺源戴大昌斗源

夫政也者蒲盧也

問鄭康成注蒲盧本爾雅釋蟲謂是蜾蠃卽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蜾蠃取桑蟲之子負而變化之以成已子以比百姓易化也集注則取沈存中之說以蒲盧爲蒲葦何如

答按家語亦載哀公問政章其此節則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西河毛氏據此以

為當作蜾蠃之於桑蟲。乃化而成者。且議朱子用沈存中之說。須改盧為蘆字矣。但今中庸本不載天道敏生。待化而成二語。故朱子改用沈氏之說。或問有云。惟以為蒲葦者。乃與地道敏樹相應。此其意也。竊謂蒲葦之說固未確。蓋古人立言。往往多方取譬。如孔子之責冉求也。既取喻於瞽者之相。下又言虎兕龜玉。孟子之對齊宣也。既取喻於大木。下又言雕琢玉。其言性也。既取喻於治水。下又云天與星辰。此類甚多。況此句另以夫政也者提頭。安知夫子不別引一喻。豈必仍與上文敏樹相彿乎。古本中庸夫政也者二句另作一節故以蜾蠃取譬當

是引起下文取人以身言君修其身自能化其臣斯人存而政舉自別是一義矣且卽欲與上文敏政句相應則蜾蠃之祝桑蟲七日而化爲其子物莫有速於此者蒲葦雖易生又豈能如七日之速化乎由是觀之鄭注之說爲長矣

官盛任使

問文武之政莫備于周禮而周禮一書先儒疑其設官大冗果所謂官盛任使之意歟

答周禮之書自鄭康成王仲淹程子朱子馬貴與眞西山諸儒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後儒疑之者亦復不少然周

禮要非周公完書間有出于漢劉歆增益者如建國之制則與孟子不合自孟子時已曰其詳不可得聞豈漢世所傳者果爲原本耶今錄黃氏日抄一則則六官之屬繁冗可見想經言官盛任使固未必如是之多也

黃氏日抄云陳及之曰或謂鄉遂設官最冗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之民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幾何豈足以養

二萬三千官吏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萬夫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萬三千之數而已按此只就地官言若歐陽公疑設官太多又通計六官而言耳

送往迎來

問章句謂授節爲送往委積爲迎來然歟

答按經言柔遠人古注以遠人爲蕃國之諸侯不若從章句指商賈行旅者爲是但考周禮凡送迎俱有符節委積不必分屬而此句係言送迎商旅則又與送迎賓客之禮有別以賓客義自具朝聘句也葢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

節以送迎之。其于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但節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亦是送迎皆為之授節也。若秋官環人。則屬送迎賓客者耳　又委積亦兼往來說。如懷方氏掌委積。謂續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皆以給來往之用是也。若賓客則屬掌客。其委積有牢米薪芻故稍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原有分別也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

問周禮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

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據此則以地之遠近。為朝之疏數也。若尚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似每至六年。則五服盡來朝。無遠近疏數之異。其說不同何歟。

此外則天子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又朝方岳下。此常朝也。又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曰時見。及王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曰殷同。此間朝也。然或謂殷同者。五服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南方以夏至。西方以秋至。北方以冬至。即周禮大宗伯所謂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者。果有合歟。

又聘問之制。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据鄭注則十二年中。凡三大聘。若王制及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言。各有不同何歟。又厚往薄來。章句謂爲燕賜厚而納貢薄、果其然歟

答後儒多謂周時朝期。宜以尚書爲正。今按尚書孔疏則据昭十三年傳。叔向言六年一會。謂卽周官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所云。皆言貢物。或是因貢而見。不必其君自朝。以此彌縫兩經之異。似屬曲說。至毛西河則謂尚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制諸侯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其侯服歲一見云云。謂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采服以四年

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以六年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
夷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此說任翼聖採入所著禮記章句
中但如其說則大行人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不當
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也于文義究
屬強合

聘期據大行人時聘殷頫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
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
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鄭蓋謂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以甸
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計之則十二年中惟一年七年十一年乃侯服獨朝則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是十二年中凡大聘三小聘則無定數也毛西河則謂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凡十二年中每服各六大聘皆除巡狩年外以次而周其說與鄭注異若王制比年小聘三年一大聘先儒謂夏殷之禮子大叔言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叔向言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則春秋時霸主之制尤未足據至謂間朝五服各以時至附錄四明范氏朝覲辨備考

范斯大曰嘗讀周官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疑

諸侯見天子一也。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再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之見君。必北面。東面西面何以行拜稽之禮。今即覲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曲禮之言。可以補覲禮之畧。而周官不足據也。覲禮云。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此所謂朝。非即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乎。葢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曲禮謂諸侯見天

子曰臣某侯某。卽此時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故覲禮乃朝之下。始有天子負斧依之文。節次固自分明。詳略不妨互見。合而通之。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所以知曲禮爲可通者。考覲禮。其入覲也自奠圭至致命其行享也自奠幣至授幣。皆北面再拜稽首。不旣與諸侯北面之言合乎。北面曰覲。則東面西面曰朝。必非無據矣。況覲止行于天子。而朝禮下通諸侯。春秋胥來朝者屢見。惟取相見爲義。故諸侯得相朝。而覲天子卽以朝爲始事。上下不嫌同號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

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然則春夏來朝者。無

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故知周官不足據也

學往薄來。章句云。燕賜厚而納貢薄。按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飧牽類。乃待來之禮。非往也。周禮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好。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槁當為犒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如春秋時天子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此是往禮。若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

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

蓍龜

問周官太卜掌三易而夏商二易繇詞古已無傳迨晉隋間連山歸藏復出其果眞與或謂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子適魯見易象若列國則別爲一種占易之書如今易林之流然與又古卜筮並用後世卜法不傳其遺義猶可考歟占法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其有變爻者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固已而內外傳又有貞屯悔豫皆八及泰之八艮之八先儒往

往異議果如何又著筮歸奇象閏解者不同宜何從歟

答 按杜子春云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故路史發揮云小成者伏羲之易也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易也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商人因之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易尚變周易用九六尚老也老變而少不變也鄭康成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孔疏不主此說洪容齋云夏以寅為人統故艮為首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商以丑為地統故坤為首周以子為天統故乾為首此本賈疏之說據桓譚新論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

百言。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其後二書至晉隋間始出。馬貴與謂北史明言連山出于劉炫之僞作。度歸藏亦此類耳。乃鄭夾漈好奇。尊信此二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過矣

左傳于莊二十二年。稱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哀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但考昭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亦是引用周易。則知當時稱周易者。特以別于夏商二易。非謂惟周與魯專有之耳。故閔二年魯成季

之生筮得大有之乾則其繇辭便非周易說者謂左氏所載繇辭與周易異者如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此類不可勝數皆疑為夏商之易亦或然也戴埴鼠璞云筮法六爻未必定僅一爻變動而左氏所載占筮恐不出一爻之變如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晉侯勤王之筮大有九二變睽齊崔杼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婤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

書。諸如此類何嘗時竟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此則疑有
附會而失之誣耳
又古人占法未有爻辭之先即象辭而已周于用既有爻辭
之後則但以專動者為占而初亦不離乎象辭以為斷也至
內外傳稱貞屯悔豫皆八以及艮之八泰之八李安溪乃謂
卦以八成此別為之說不足据也若程沙隨謂貞屯悔豫皆
八為屯之豫如其說是三爻變也夫三爻變以變為主安得
復以八稱之惟全謝山云韋注謂內卦為貞外卦為悔震下
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

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云。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夫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二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　泰之八尤爲難曉。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

是緣董因占語。祇稱本卦彖詞故也。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夫筮以兩爻或一爻不變者。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如六四不變為觀。五不變為晉。上不變為萃。四五不變為剝。五上不變為豫。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故宜令後人茫然。毛西河則以當為泰之豫。而全謝山則以當為泰之剝也。至于穆姜之筮得艮之八。史以為艮之隨。乃說者謂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為言。要知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為何爻哉　按知新錄云。易有七八九六。其用九六者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左傳穆姜遇艮之八

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盖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假如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則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則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占不變者其反也

揲蓍之法。解者亦有二說。繫辭云。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朱子著卦考誤曰。五十之內去其一。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

置左手之策。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此大略本之孔疏。惟郭忠孝從張横渠之說。則謂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于前。以奇歸之也。又曰。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若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葢不必掛也。今按

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以扐象閏再扐象再閏也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爲奇而以掛象閏惟初變掛一故初歲有閏又須再越二變不掛而後再扐故曰再扐而後掛如更越二歲而後再閏也夫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則自虞翻已爲此說且玩經文曰歸奇于扐則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則郭氏之說可從也

漢藝文志劉向七略所載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傳焉則蓍盛而龜微矣　國朝惟胡氏煦撰卜法詳考四卷蒐彙諸書古義以見鑽灼之梗概云爾若後世

筮法亦異于古。按士冠禮賈公彥疏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考賈疏葢本于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言。是齊隋以來。筮已用錢。又按朱子語類云。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乃漢焦贑京房之學。項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意。火珠林。即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實始于漢。但古時尚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今則第擲錢得數。更趨簡易矣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問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今中庸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何以若相反耶

答朱子語類已及此矣其說曰或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曷故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又曰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禮儀三百　二句

問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作禮儀威儀。大旨略同。鄭康成等以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婚吉凶。其中事儀三千。而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即謂冠婚吉凶。葢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謂以儀禮爲經禮則瓚說爲長矣。惟曲禮之篇。未見于今何書爲近。其說云何

答先儒謂中庸載于戴記。本爲言禮之書。葢道乃虛名。先王因人情而制爲節文。以使人執守而可行者則爲禮。三百三千。即所謂道問學也。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

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太史執之以涖事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者也竊按漢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藏之秘府哀帝初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經之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後乃亡失今所傳爲經禮者惟儀禮十七篇耳至于曲禮三千朱子雖曰未見于今何書爲近然亦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所

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據此則戴記乃所謂威儀三千也。故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有云。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自王安石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晚年自撰經傳通解一書。以儀禮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附入之。爲家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則猶未脫稾也。其喪祭二禮。則以屬之門人黃榦（字直卿號勉齋晦翁之婿）凡

喪禮十四。祭禮十二。門人楊復爲之作序焉
元吳草廬澄復纂次逸經八篇。傳十篇以續儀禮。所謂八篇
者。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 奔喪）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等三篇）其三取
之鄭氏注（中霤 禘于太廟 王居明堂）所以補儀禮之經也。所謂傳十篇者。
按吳草廬自云、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
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
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
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
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

于諸侯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淸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于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按此乃吳氏澄所纂次儀禮蓋因朱子經傳通解未有完書而爲之者也澄既制取大戴記小戴記目以附儀禮又另敘次大戴記三十四篇小戴記三十六篇及周官六篇論者頗傷其失先儒謹嚴之旨然小戴記刪取大戴以成書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詮次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既亡澄乃序次爲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喪禮者十有一祭禮者四通論者十有二比類分章可謂苦心斯事矣

國朝則江慎修氏著

禮經綱目八十五卷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

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于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别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

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旣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葢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

按儀禮爲經禮記是傳。固無可疑。但耳食者習聞此語。遂若欲重經而舍傳者。不知儀禮畧其儀而禮記疏其意。雖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撰。月令爲呂不韋撰明堂位爲馬融撰。又儒

行亦多矜誇。然其他則不盡然。大學中庸尚矣。如孔疏謂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或錄舊禮之疑。或錄變禮所由。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又許順之云。禮記未必是漢儒說。漢儒莫如董仲舒。如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又程子及致堂胡氏俱謂學記樂記檀弓表記坊記。精語格言甚多朱子語錄亦云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類又黃氏日抄云。禮運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論治謂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

名言也。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爲言理學者之所本。又困學紀聞謂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一年視離經辨志。乃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竊謂記者發明禮之精意。尤莫如禮器之言內心外心二段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禮運言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樂記言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

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經解言禮之敎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他如王制言司寇用刑之詳愼郊特牲之言貴誠大傳之明宗法學記之言尊師祭法之明祀典（結言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所以禁淫祀）祭義之言鬼神（夫子答宰我言鬼神一段）祭統之言謹齋三年問之言鳥獸失其羣匹一段惕人以鳥獸之不若皆卓然不刊之言垂之爲經列諸學宮夫何愧焉

是故君子尊德性　節

問

章句分存心致知二項而以每句作兩截分屬之或議其

言知而不及行。故有謂道中庸不可爲致知事。饒雙峯云。溫故知新。皆知之事。敦厚崇禮。皆行之事。其說何如。又此節毎句俱以一而字界說。卽朱注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也。或謂陸子靜教人偏於尊德性。朱晦翁教人偏於道問學。而王陽明据朱子晚年定論。以爲朱陸早異而晚同也。其說然與

答　章句專以致知與存心分貼。乃因首句下截第言道問學也。其實章句致知二字。本兼知行而言。如云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指行言也

故語類有云。或問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方能如此。知與行互相滋養。此其證也。又汪雙池先生云。致知二字。實兼知行。其統謂致知者。如易傳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云爾

按陸子之學。實偏於尊德性。而朱子教人。則未嘗偏。先儒謂孔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效法孔子。涵養必在主敬。進學必在致知。德性在是。問學在是。此其與陸子異也。至其答項平父書言子靜專是德性事。而某所

論問學上多。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正朱子不敢自是。恐墮一偏。並非謂陸子之學。遂無所短。若陸子則不肯爲是言矣。乃程篁墩敏政因之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朱陸異同之說始于吳草廬始焉如氷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倚。王陽明又因之遂有朱子晩年定論之錄。而朱陸早異晩同之說。於是乎成矣抑知朱陸之學。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者。陸子之學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

其實者朱子之學也故朱子答陸子美太極西銘論辨至再其答子靜書辨詰尤切並逐條註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乃王陽明專取朱子所言涵養其議論與子靜合者著爲朱子晚年定論而後人多惑之不知其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當時羅欽順嘗致書力辨又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以深斥之孫承澤亦謂陽明所編欲借朱子以攻朱子顧氏日知錄所載甚詳且曰晚年定論之刊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是不可以不辨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四

婺源戴大昌斗源

書同文

問古人但言文而不言字如十年乃字牛羊腓字冠而字之皆非書契之稱至呂氏春秋懸咸陽市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及史記逃秦瑯琊臺石刻有書同文字之語而字以稱故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昔黃帝史倉頡觀星辰圓曲之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皆蝌蚪古文也嗣是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

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先以六書。其傳已久。逮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春秋時孔子書六經及左氏傳。尚皆用古文。漢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書禮春秋論語孝經及張倉所獻左氏傳皆古文也其後諸侯去籍。七國異政秦兼天下。乃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時有程邈。又作隸書。以趨約易。謂施之於徒隸也。秦書雖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而所用多隸書。由是古文不講矣。漢興有尉律。所以勅小學也。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

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厥自尉律不課小學漸不明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有杜業爰禮秦近諸人皆能言之於是揚雄采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東漢安帝時許叔重愼從賈逵受古學博采通人作說文解字十五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由是六藝之訓詁天地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蟲雜物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然後人于此書有駁正之者有篤信之者果何如耶夫文字不

外形聲二者。說文之時。未有翻切。自魏晉以後。聲韻之書漸興。而韻有古今之異。亦攷定文字者所當究也。厥旨如何。

答　夫子稱書同文。自指倉頡古文及籀文言之。而古文籀文約畧載於許氏說文一書。若鄭司農注周禮六書之名。亦惟說文方極解晰。一曰指事。如在其上謂之上。在其下謂之下。視而可識也。一曰象形。蛇鳥即象蛇鳥之形。日月即象日月之形。隨體詰詘也。一曰諧聲。如岱以山而諧代之聲。崇以山而諧宗之聲。江海以水而諧工每之聲。取譬相成也。一曰會意。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王居門爲閏。人荷戈爲戍。比類合

詁也。一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一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書始一終亥。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源。使百世下猶可窺見古人制字之意焉。竊按六書。象形居十之一。指事居其二。會意居其三。諧聲居其四。四者有限。而假借轉注無窮。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許叔重自叙以考老爲轉注。令長爲假借。後儒多有不以爲然者。假借之義。則宋鄭夾漈所云有同音借義者。如本爲木之基。而爲凡物之基。永爲水之長。而爲凡物之長。狀本犬之形。而爲凡物之狀。物本牛之事。而爲凡事之物。初裁衣

之始。而爲凡物之始。基築土之本。而爲凡物之本。又有借音不借義者。如來麥也。而爲來往之來。難禽也而爲難易之難。蚤虱類也。而爲蚤夜之蚤。能熊類也。而爲賢能之能。爲母猴也。而爲作爲之爲。爾花盛也。而爲爾汝之爾。是也。其餘諸說亦皆發明盡致。惟轉注之義。較易蒙混。夾漈則以建類互體爲轉注。固未精確。或以爾雅釋詁一篇。即轉注之說者。稍混于鄭氏同音借義。所言假借者矣。或又謂轉注者乃韻書之權輿。以字有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也。說較直捷。但與許慎原義不符。姑附錄諸家之主此說者。以備考焉。

禮部韻畧曰。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如裴務齊切韻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其說皆非。　趙宧光說文長箋曰。考老二字。序文引作轉注。而本訓則云老从人毛匕。考从老省丂聲。是老乃會意。考則諧聲。一人之書。自相矛盾。　趙古則曰。自許叔重以考老爲轉注。以令長爲假借之說興。康成以之而解經。漁仲以之而成畧。遂失假借轉注之旨。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爲轉注。近世程端禮謂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借聲。足證考老之謬。　楊慎曰。鄭夾漈六書

畧。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論轉注。則謬以千里矣。　陸深書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爲別字。令長之類是也。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是也。

附錄　史籀十五篇凡九千字。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秦焚書惟易與史書得全。所謂大篆是也。許氏說文雖用李斯小篆。其實卽取史籀篇而說其義。故亦十五卷凡九千餘字也。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于是校定說文。修正筆法。展作三十卷。頗排斥許氏焉。　隸書者卽今楷書也。但無點畫俯仰之勢。

耳。後人多以八分爲隸誤矣。至唐開元中校定隸書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體始定。五代蜀時有林罕者。以爲非究于篆。無由曉隸。于篆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于隸則取開元文字。各逐所部載而明之名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說又王次仲作八分書蓋割李篆二分而取其八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也宋徐鉉校定說文以李陽冰排斥許氏。自爲臆說。故備加詳攷。其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爲定。凡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其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附

於注中。又有遊戾六書之體。謂之俗書。計二十八字附列於後。

亹 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

个 明堂左右个當作介

暮 本作莫自暮已下十二字後人妄加偏傍

熟 本作孰

捧 本作奉

遨 本作敖

徘徊 本作裴回

迴 本作回

腰 本作要

嗚 本作烏

慾 後人加心

揀 本只作柬

俸 本只作奉

鞦韆 按高無際云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訛為秋千後人乃造此字

斌 本作彬或份文質備也

悅 只作說

藝 本作埶

著 本作箸飯攲也借為住箸之箸後人從艸

墅 只用野

衰 從衣象形借為衰朽之衰

賾 當通用嘖

覺 說文無學部

賍 說文贓部

廬 說文無直部此三字俱無部類可附

麼 當用嫫字

池 當用沱

徐鉉弟徐鍇楚臣撰說文繫傳四十卷中有部叙二卷本

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幷每部之中。先後俱有意義。不容紊亂。其說文韻譜。亦錯所撰。葢爲後學便於檢字而作。徐鉉謂其以聲韻區分開卷可覩。祇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葢言體例與說文迥別也。乃與嚴李燾復割裂說文。依韻重編。起東終甲。名曰五音韻補。則紊許氏之例矣。

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莘楣先生云。或取同部之聲。卽今人所言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卽今人所言

雙聲也二徐兄弟校刊說文旣未審古音之異于今音而于相近之聲又復不省往往妄有刊落如晉从日竝聲古音竝如旁漢中嶽泰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卽普天也小徐以爲會意字謂聲字乃傳寫誤多耳大徐遂刪去聲字世竟不知普有竝聲矣朏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朏亦有普忽芳尾兩切則朏亦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如斯之類未可枚舉亦稍失許氏之原義矣

亭林顧氏謂許氏說文解字近于附會穿鑿如秦从禾以

地宜禾。朱从木爲居。辟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豸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幸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不以爲然。近日朱竹君師伯。則謂此等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族許氏師承有自。必非其所創作。故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章爲明有辠。賁晢之賁改爲枈之類。皆曲爲剖晰。朱師伯又謂篆變而隸。字體莫之辨識。如篆本異文而今同

一首者、奉奏舂泰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込從辻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從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壼之爲壺。凹之爲甶。爵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于是有俗餼字。以委飼之委當矮。而飢餧之餧遂當萎。于是有俗餒字。匃已从勹而又从亾。州已从川而又从水。垔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凡此皆爲从者失从。幽者不幽矣。若夫說文引經。每多異字。鄭康成駮爲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援引乖舛。今如所引易經服牛之服作犕。的顙之的作馰。書

經如刊木之刊作栞。撻記之撻作遾。詩經如鸛鳴于垤之
鸛作鷬。食鬱及薁之薁作藿。三禮如朱芾赤芾之芾作市。
玉飾角飾之飾作凥。三傳如巢車之巢作轈。三恪之恪作
愙。點畫迥別。其餘若引易則有壹壼闕奇。繻絜述巽。筵蹟
再三數倚參兩行卜兟升止象限昆。刑懷天剸明出地羿。
引書則有脣品弗惎虞苗庸敹衣黼璪黺川睿く巜五服
邲成六旬稘有覲方埶雉任上貢玭。引詩則有雲興渰淒
靈降陰壇祖祀禡禂牡駕騂驕戠尙載坺征荆嗔旅堂北
樹蕙卬閒詠蘺。三禮則有晰佚日出儀見星囘。羮獻鉼毛

莽擇羊芐蒼仰挑郊朱盤盟國。三傳則有鶂六退祥石五碩與觀纍纚鯢裔禦櫁柚祭魚覯霸踐契走階又有兩引而文各異者。栃字下引易重門擊栃。欜字下又作重門擊欜。氾字下引詩江有氾。洍字下又作江有洍。又有雜引而文互異者。𢀷字下引書若顛木之有𢀷枿。注云今作由枿。而𣟭字下又引此文作㠯𣟭。逑字下引書旁逑孱功。而㑀字下又引作方鳩㑀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按漢時傳易詩書禮者。各有數家。師授不同。故許君所引。亦各有不同與。

鄭氏夾漈謂漢人說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諸儒知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中夏。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以多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梵人長于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是以梵書七音之圖。縱橫正側。無非自然。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字母。重輕清濁。備于此矣。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華書惟琴譜有之故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

言乎大抵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其所著七音畧。內外轉圖三十六字母。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爲羽音。以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爲徵音。以見溪羣疑爲角音。以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爲商音。以影曉匣喻爲宮音。來日爲半徵半商。其次序與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不同

按漢儒釋經。其於字音但云讀若某而已。至魏時孫叔然炎始爲翻切之法。自是音韻漸興。然尚未言字母也。字母

來自西域。字數多寡不同。悉曇五十字。華嚴經四十二字。舍利三十字。而三十六字之母。後人皆謂自唐沙門神珙始定。至今用之。錢君辛楣謂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或云出於唐末沙門守溫。至若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覩其自序云云。尚未有字母也。惟玉篇卷末載神珙所分喉舌齒脣牙五聲。每各舉八字以見例。其云何我剛鄂諤可康各。東方喉聲也。丁的定泥寧亭聽歷。西方舌聲也。詩失之食正示勝食。南方齒聲也。邦尨剝雹北墨朋邈。北方脣聲也。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中央牙聲也。此殆字母

之濫觴矣今考華嚴經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而今所傳疑非敷奉諸字母華嚴皆無之惟考大般涅槃經所載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其比聲二十五字與今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是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並以爲得自西域者非也蓋翻切之法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本無子母之別孫炎其先覺者矣叔重康成諸儒未有讀桑門書者乃鄭夾漈謂聲音出於梵

學未必然矣

反切之法。起于孫炎而亭林顧氏謂漢以上即已知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則爲二。急聲則爲一也。今考之經典如詩墻有茨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左傳著于丁寧。註丁寧鉦也。丁中莖切丁寧正切鉦字。棄甲則那。那猶言奈何也奈何正切那字。公羊邾婁後名鄒。邾婁正切鄒字。禮玉藻終葵椎也終葵正切椎字。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不律謂之筆。不律正切筆字。釋名韠蔽膝也蔽膝正切

辯字。方言鼅鼄謂之蠾蝓音燭臾　蠾蝓正切鼄字。卽此數條推之古人已知反切矣

反切卽子母之法也其所切之字。卽雙聲之謂也故辛楣先生謂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切。反切者上字期于同聲。卽同母也下字期于同韻。後人不過于同聲之中舉一字以見例。而尊之爲母耳。葢古人詩多用雙聲疊韻。虞廷之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也若疊韻。如繽紛錯落丁寧離奇。第取二字同韻。固易知耳。若雙聲則必通反切乃得之。今如古人名之雙聲者。如離婁。膠鬲鄭黎來。袁濤

塗。獵鞠居。提彌明士。彌牟。朱公與夷王孫由于。秦之胡亥。漢之鄧千秋皆是也。草名雙聲者。蒹葭萑葦芺茪萠董鴻薈莖蕛稊薢茩也。木名雙聲者。唐棣柜柳莖著枸檵也。蟲名雙聲者。蜘蛛至掌蟣蠓詹諸蝤蠐蟋蟀蠨蛸伊威熠燿蛣蟯也。鳥名雙聲者。鴛鴦流離秸鞠夷由鶻鵃也。觀此可以類推

見溪羣疑字母出于喉舌齒脣牙聲也。東冬鍾江韻也。一縱一橫各不相蒙。自三聲兩界之說起。遂有以喉舌齒脣牙分韻者。其說大謬。蓋庚青以升鼻異真文覃鹽以閉口

異寒先。審音則然，非關字母。今若以五音分韻，試思德紅切東，德之與東同母而不同韻，紅之與東同韻而不同母。若謂母同則韻同，是謂德與東為韻，紅與黑為韻，豈其然乎。

古曰龢，今曰韻。韻者，均也。說文韻字注裴光遠曰古與均同。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至魏時有李登者，專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而韻於是始矣。然尚未分四聲也。迨齊中書郎周彥倫始著平上去入四聲切韻，而梁沈約因之，又作四聲類譜，是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梁

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彥倫子）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而梁武猶疑之。然其時王融謝朓沈約之流爲文競習四聲。世呼爲永明體。隋開皇間又有陸法言（詞）者。與劉臻輩將支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韻。前此從未分者。而復細加分晰。名曰四聲切韻類譜。蓋自以爲音韻微眇。而世實未有用之者。迄唐以詩賦取士。遂取陸法言切韻一書以拘限之。其後稍取冬鍾之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謂之唐韻。然自取士應制之外。則仍用古韻也。宋初試士亦仍舊本。至眞宗時因改切韻爲廣韻。仁宗中又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旋

雖廣韻集韻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一書以頒行焉時有直講賈昌朝請將窄韻凡十三處聽學者通用所請通用者殷與文也隱與吻也焮與問也迄與物也廢與隊代也嚴與鹽添也凡與咸銜也儼與琰忝也范與豏檻也釅與豔㮇也梵與陷鑑也業與葉帖也乏與洽狎也此宋韻之異於唐韻者也至理宗時有平水劉淵者乃始併古韻二百六部改爲一百七部其書頒於淳祐壬子故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畧據辛楣先生言嘗見元槧本平水韻畧卷首有河間許古集序王文郁所撰則劉平水乃刊是書者非著

書之人也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悉依平水之舊相沿至
今是今所傳者即平水所刊王文郁之本不特非沈約之
書亦并非陸法言切韻而李登聲類更不可得見矣
今韻行而古音多不復知梁末有沈重毛詩音於今韻有
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即古音也惜其書不傳惟有宋吳棫
韻補一書欲復古而不通古音曰通曰叶曰轉乃至通江
於陽混眞文於靑蒸又唐韻本通者必加叶音尤爲謬戾
緣朱子用以傳經注騷後人惑之然賴此書而學士知講
求古音則自此始也陳第古音攷頗正吳氏之失亭林顧

氏因韻爲五書其於唐宋以來錯誤多所攷訂矣然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入聲部居隨意分隸三聲尤多未洽至謂麻耶之聲中國所無人之初生同此元音可謂無乎此愼修先生古韻標準立詩韻補韻二例頗爲精當近世學者復析而又析之恐未免繁碎矣

顏氏家訓載一字兩讀之說始于葛洪字苑言物之精麤謂之好惡若人之愛憎謂之好惡則二字皆讀去聲好呼到反惡烏故反又焉字若焉用佞焉得儉音於愆反若故稱龍焉有民人焉音矣愆反此類皆義異而音各別者也迨陸法言

切韻行其法更密矣。但字本有古音。而後人妄分裂者。如唐韻以庚耕清同用。青韻獨用。相沿至今千餘年矣。然青與清實無分。今攷沈約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爲一韻。則知周沈初未析清青爲二也。據此推之。則知後人妄生割裂。謂入某韻者爲此義。入某韻者爲彼義。及證以古義古音。則全無是處。辛楣先生所以謂爲小言破道也。然又有泥古太甚者。古音多隨義轉。自陸德明㕘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而亭林顧氏泥于一字祇有一音。謂好惡二字。凡作愛憎解者。歷引楚詞皆讀如字。不作去聲

讀可謂核矣。但如衞風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鄭風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豈不叶去聲乎。洪範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惡豈不叶去聲乎。又如詩不我過。過豈不與沱歌叶平聲。而亦讀爲過失之過乎。不出正兮。正豈不讀平聲。而亦讀爲中正之正乎。此類難以悉數。故顧氏以一字祗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又顧氏所著詩本音。以爲某字作某讀。初非叶音。余舅祖洪壽山先生曰。古韻蒸侵不相通。而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

歸女無貳爾心。則顧氏本音之例窮矣又七月卒章沖與陰爲韻。正月六章局與蹐爲韻。可知詩固有叶音也。總而論之執今之韻。以律古音則陋。去古已遠。而必泥古音則迷。是在參之于考古與審音之間而已矣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問天左旋。日月與五星恒星俱右旋。是固然矣。但四時之成歲。由于日月。其間不能不置閏也蔡九峰書傳謂天之行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度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西法則但分爲三百六十度也）謂日之行。亦每日一周天。而但比天少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與天會也月之行則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也因謂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年一閏尚不足以盡餘分五年再閏又太過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無盈縮之差所謂一章是也其說云何

答所謂置閏以定時成歲誠然矣至蔡氏以日之行爲每日亦一周天則大謬而所論氣盈朔虛之說亦似是而非不可以不知也按西法云月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天水金二

星與日俱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天。火星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天。木星十一年三百十三日七十刻一周天。土星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天。其最速者。獨第九重之天。則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也。蓋日循黃道右旋。每日平行一度弱。冬至則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過此則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是爲春分。又右旋歷九十度而爲夏至。則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過此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是爲秋分。又右旋而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詳前卯日

月之食條此則由日之行因以有四時顯然易見者安得謂日亦毋晝夜一周天乎至於日躔黃道度一周而成春夏秋冬四序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者此之謂歲實也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因追及日而成朔計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者此但謂合朔也故曰道並行而不相背耳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是爲氣盈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是爲朔虛也蓋歲實滿三周則歷二十七合朔矣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置閏則四時必漸參差不準故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也若以歲實推之則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始謂之春自春至夏至秋至冬莫不皆然非謂三合朔便爲一時也先王因以節氣過宮寓之歷間以明歲實而但借每一合朔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晦望人所共覩姑舉之以昭晝一非以合朔十二周爲即歲實也安得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而以多五日有奇爲氣盈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乎此蔡說之所以似是而非也至于月建亦非關斗杓所指蓋斗杓有歲差而月建無改移向有謂斗杓每月各指一辰值閏月則斗指兩辰之間者其

說非也附載于此

理

問文理密察與溫而理理字第作有條理解耳論者因謂宋儒談理字出自釋氏華嚴經實於古人訓為條理之義不符其說然與

答字義未可拘泥或就偏端言或就全體言比比然矣按樂記云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王伯厚謂天理二字始見於此乃前聖所未發黃東發亦謂此殆近世理學所據以為淵源觀此可知宋儒以理字包舉全體未

爲無所本也繫辭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說卦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則以理字包舉一切非自佛經始矣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不大聲以色　在下位五節斷

問　古本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至不愧於屋漏爲一節故君子不動至時靡有爭爲一節是故君子不賞至百辟其刑之爲一節是故君子篤恭至不大聲以色爲一節語意各極聯貫朱子另爲分合似不如古本之自然何如

答　朱子想因首節以詩曰衣錦尚絅引起遂於下文各以詩

詞分節。俱用相連而下。殘白可通。故釋每節皆曰承上文而言耳。　至其中庸全部分章。亦與古本迥然不同。注疏本文可攷其後王北山有重定中庸章句圖及吳草廬中庸綱領。其分章又有與朱子異者。但按古本中庸。分上下二卷。自天命章至道前定則不窮為上卷自在下位至末衣錦章為下卷今乃以下卷在下位數節合於哀公問政為一章。竊謂既係答哀公語。亦何用以在下位者推言之乎。若謂補出誠字。以釋行之者一也。試思易言貞夫一者也書言惟精惟一。論語吾道一以貫之。則一亦何必定釋為誠乎。家語所載哀公問政章係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句止然古本家語無傳今所傳者乃王肅僞撰以難鄭康成不足

据也

附錄吳草廬中庸綱領

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爲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凡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爲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兩節爲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爲一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于天下者也爲一章餘皆同